



我不信自己的生命，是要困在一個會呼吸，有心跳，能思想的軀殼裏。我想：那真正的生命，是蘊藏在這個外在形體的深處，活在我的內心。我真渴望能把這內在的真我釋放出來，讓「它」擺脫軀體羈纏。翱翔於海濶天空。

人們往往把生命看作日常的言行舉止。生存的目標，就是為了滿足生理的需要：營營役役，為的不外是衣食住行，戀愛婚嫁，刺激快感。偶爾作稍具深度的思考，或間有科技上的成就，人類便驕傲地以「萬物之靈」自居。

但我卻深信，生命有比這眼前種種更重要的一面，我感到自己裏面有一顆奔放的心在跳躍，它在呼喚著，要衝出四周的枷鎖。像一匹剛長成的野馬，急不及待要在無限的草原上馳騁。它要帶我去看清這個世界，欣賞造物的奧妙；它要帶我飛上天際，奔馳於雲彩上，開展目光，廣闊胸懷。置身於大自然的奇偉瑰麗，我彷彿看到自己閃爍的生命，璀璨豐盛，不受牽制。

這發自內心的呼喚，在催促我以求真的心態去看世事，不去隨波逐流，唯以公義與真理去為自己的信念建基。可是，對擺在前面的種種不滿，又如何抉擇呢？— 在這個社會中，人人都標榜「相善其則」，無處不在的法制、架構、形形式式的觀念、價值，使許多人消極起來，面對不公平只能妥協，看到未盡善之處也懶得改進— 但我卻不甘心，「自反而不縮，雖千萬人吾往矣」，為甚麼要放棄自己認為對的而去盲從別人的信條？誠然，可沒有一套法律是十全十美的，制度是為人設立，人卻不是為制度而存在！

不錯，我冀望自己有「天馬行空，不可羈勒」般的豪情，但絕不是放蕩。因為貫徹我心底的信念，我所覺到的生命精萃— 就是仁愛— 仁者千秋無敵，愛心永不止息。和平，比任何勝利還要可貴。

無限的生命，終會衝出有限的軀殼，憑藉愛，定可將生命發光發熱，
照亮人世。

朋友，五年醫科生涯轉瞬即逝，趁你還年青，盼你抓緊內裏呼喚著你的
生命，將它提昇，爲自己開創燦爛的歷程！

小記：筆者所提到內在呼喚。在Richard Bach的「天地一沙鷗」Jonathan
Livingston Seagull (1970)，書中有深刻的描寫，有空不妨一看。